

## 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

□马享华

在祖国的土地上,我多想做一株麦穗啊  
成串的星辰和星辰的翅膀  
一朵朵云排开天空  
盈满诗歌的眼眶,因为热爱家园  
才郑重地把党章、党费叠好装进胸怀

对家园的坚贞,来自一份温柔的渴望  
如同春天对蝴蝶的邀请  
漫山遍野的花朵绽放,要开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仿佛不开完,花朵就不能活了

我的宁静正通往浩瀚的麦田  
麦穗,被春天的风梳理  
炊烟,在降落  
我在接受您的馈赠,祖国的春风

美好的诗篇,让诗人心境澄澈  
鸟儿隐身于语言的山巅,鹿群,在奔跑  
怀着准备奔向山谷的骏马之心  
啊,花园锦簇的山谷……

祖国,两个字,有千钧重  
重到我只能写一写春风吹过手臂时的感受  
只能写一写  
静静地落在孩子脸上的笑靥

我有一颗立志报国的心,从这里启航  
任汗水流下来  
任眼泪流下来  
从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汉字里  
我愿为华夏文明做小小的韵脚

您是炎黄血脉里的河流  
一撇是雄浑的黄河,一捺是浩荡的长江  
引领着五千年的文明  
磅礴恢宏气势,壮阔且悠远

大河两岸,喷发着丰收的喜悦和馥香  
天和地,风和雨,高山流水,阳春白雪  
做每一声鸟啼、每一声蛙鸣的聆听者  
以采薇、采茶、采桑、采风的手  
感受熟稔与优裕

那双红色大手所留下的深刻的指纹  
烙上了东方巨龙的中国印腾飞在新世纪的黎明  
在风生水起的春天,耕耘播种  
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拦春天的来临!

我的祖国,保持着纯洁的本色  
仿佛一件御寒的棉衣,无论身在何方  
始终穿在每一个游子的身上  
温暖着心中的信仰与执著

惟有“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的祖国  
能够支撑我走向未来  
仰望山顶的蔚蓝深远,舒展飞翔的渴盼  
惟有“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祖国  
让脚下的土地发光、发热

坐在祖国的窗前,眺望红尘  
让我静下心来,喝一杯茶,写方块字  
消费晚风和薄薄的暮色  
祖国啊,让我成为有归属感的人

我所热爱的祖国: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作为自由翱翔的鱼,呼吸于水  
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  
——祖国是永恒的灯塔  
让想回家的人,找到了归航的路

### 巴音木仁印象

□马英

汹涌而去的黄河之滨,  
有一个地方叫巴音木仁,  
这是阿拉善和这条河  
最亲密的接吻。  
大水东流,江河不老,  
逝去的不仅是历史的风云。

我站在飘摇的黄河浮桥上,  
时光倒流,思绪已穿越,  
仿佛看见了清嘉庆二十年迷茫的秋色,  
公元1815年的磴口、道兰苏海巴格,  
还有1958年的巴音木仁公社。  
穿越的时光啊,请你停留,  
你是否还记得那时的我。

她的名字,是富饶的河,  
她拥有水的沉默与沙漠的热烈。  
老磴口的记忆,  
如儿时的古墙般迷离斑驳。

往日的悲欢离合,都流过去了,  
年复一年的游牧故事流过去了,  
叮呤叮呤的驼铃声流过去了,  
小尤雅的童年也流过去了。

命运之河,亦是生命之河,  
晚霞映照渔村的笑靥。  
巴音木仁啊,我也是过客,  
而你,回想着往事,依旧静默。  
你是苍天留在大地的新娘,  
你是阿拉善永不放弃的守望。

## 在乌兰浩特,两株草说了很多的话

□安宁

乌兰浩特的天空,有时也是红色的。那红色汪洋恣意,一泻千里,铺满整个辽阔的大地。于是一切都燃烧起来,宛若一场隆重的婚礼即将开启。人站在黄昏永无绝灭的天地之间,犹如宇宙中漂浮的一粒尘埃,渺小而又决绝。夕阳用尽最后的力气,迸射出苍凉的激情,染红即将逝去的此刻世界。一切都在消亡中焕发生机,仿佛婴儿初降尘世,散发神圣寂静之光。

这个时刻,“红色之城”乌兰浩特不再是曾被风云席卷的城市。一切动荡的烟尘都被广袤的草原过滤,而后下坠,化为泥土。空气中散发着独属于秋天的清甜,草甸躺倒在大地上,向着苍天发出深情的呼唤。每一棵草都与另外的一棵拥抱在一起,似乎生前它们就曾这样亲密无间。草地宛若没有边际的河流,从高山上倾泻而下,并在秋风扫荡过的大地上,现出黄绿相间的斑驳色泽。就在这清瘦的草地上,归流河正如回家的马群,缓缓经过。牧羊人轻轻挥舞着鞭子,驱赶着羊群下山。金色的夕阳洒在一头孤狼的奶牛身上,将它化作一尊圣洁的雕塑。河流,草木,风车,行人,昆虫,花朵,一切事物都在这动人心魄的光影中熠熠闪光。

在乌兰浩特,我想随便找一个山坡停留下来,化作一株草,一棵树,一片云,一只蚂蚁,在四季的风里度过短暂却又自由的一生。或者,只是停留一个闲散的下午也好。大道上什么人也沒有,空空荡荡的,仿佛这片草原从未被人发现。偶尔,有汽车疾驰而过,扬起的尘土在阳光里漂浮片刻,随即消失不见。

一个围着粉色碎花头巾的女人,蹲坐在交叉路口,平静地等待人来买她的沙果。沙果是从不远的村庄里,自家庭院的树上采下的。大道上走过的人,隔着低矮的院墙,会看到一个被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的沙果树,正满面红光地探出秋天。沧桑的枝干让人知晓它在世间存活的年月,比女人嫁来的时光还要久远。它与进进出出的奶牛、绵羊、母猪、公鹅、猫狗,一起构成家园温暖的部分。

秋天,满树沉甸甸的沙果点燃了女人的心。她站在院子里仰头采摘的时候,想到的不只是缀满枝头的收获,还有更远一些的幸福,沙果一样酸甜多汁的幸福。因了这些琐碎又明亮的幸福,她担着两筐红艳艳的沙果,走在阳光微醺的大道上,觉得人生静寂美好。只有影子陪伴着她。有时,她会低头跟影子说一会话,倾诉生活中那些细碎的烦恼,还有茂密丛生的渴望。大道沿着草原伸向无尽的远方,那里有一些什么,女人并不关心。此刻,她只想遇到一个陌生的路人,买下挂满整个秋天的沙果。她也会抬头看远处的山坡,自家的牛羊正在那里欢快地觅食。邻家放羊的男人挥舞着鞭子,赶着羊群前往阳光丰沛的草

□章白

这些年,我去往不同的城市,看画展或博物馆里的文物展。有时候,我什么也没看,只在一个空无一物、毫无亮光的空间里枯坐着,听海水拍打礁石的声音——它们来自一个录音系统,“大海”也不是真正的海,只是一个拍自海边的视频。但没有气味,荒凉的博物馆或美术馆展厅里没有海的气味,岩石的气味,沙子和阳光的气味。它只是一个逼真的视频,一场荒腔走板的模仿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了保存,人们把什么东西都往博物馆里一搬了事,大到一座城池,小至一块腐朽的木头、一枚远古的玉器以及先人饮水吃肉所用的器皿,等等,都被收罗至一处。那些来自不同地域、民族,甚至国家的物品,远离故土和栖身之地,躺在天鹅绒铺就的玻璃展柜里,接受射灯及他人目光的注视。日日从它们面前走过的人,到底看见了什么?人们所见的大概只是物拙朴的外形,斑驳的表面,精美的局部,而它们在脱离具体环境后的惶然与不安又有几人能见?

博物馆、美术馆、各种大大小小的陈列馆里,随处可见厚厚沉沉的时间,以成百、上千年,甚至数万年计,而展馆本身给人时间停止流动之感。它是隔绝的,没有向外敞开的窗口,风、阳光和雨水都不能进来。在那里,青苔停止生长,落叶不再覆盖森林;没有河流、独木舟、大型动物的脚印,没有风沙、冰雹、海水倒灌,更没有时间轴的缓慢移动。

从此,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与这展柜里的陈列物无关。自从被时间轴里连根拔起,置于这人工隔绝的环境后,一切再没有改变的可能。曾经属于一国一族的圣物在明晃晃的射灯照

地。大大小小的村庄静卧在乌兰浩特,犹如乌兰浩特横亘在蒙古高原。

秋天的乌兰浩特,万物因成熟而趋向谦卑。夏日怒放的繁花,此时也舒缓了节奏,它们不再亲密地簇拥起舞,而是在清冷的虫鸣中思考即将抵达的死亡。一朵曾经在夏日草原上傲然绽放的曼陀罗花,此时以倾听的谦逊姿态,向着大地慢慢俯下身去。它不再关心烈烈大风如何刮过山岗,掠过树梢,吹过田舍,扫过群马;它也不关心有多少果实在秋天里炸裂,轰隆隆开来的打草机,又将把紫色的苜蓿带去何处。此刻,它只想用尽生命中最后的力气,低头亲吻赐予它生命的大地。对于一株花,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沉寂一冬的睡眠,是一场风雪中漫长的梦。数以万计的花朵都将在秋天的乌兰浩特,奔赴这一场浪漫之约。它们以枯萎凋零的极简姿态,重新汇聚在一起。正如此刻陷入黄昏的北半球,旧的太阳即将消失,而崭新的一轮,又会在漫漫长夜后升起。

一株草仰卧在成百上千的草甸中间,并不觉得悲伤。在它与一大片草丛根系相连、翩跹起舞的时候,云朵曾将好看影子落在它的身上,宛若一幅关于爱情的剪影。清晨的风掠过雀跃的草尖,带走一颗正在睡梦中的晶莹的露珠。一只小鸟在它轻柔的枝叶上舞蹈,并用纤细的双脚,为它写下一首爱的赞美诗。它还亲吻过一粒新鲜饱满的草籽,一片闪闪发光的草茎,并将尖细的嘴唇深入缠绕的根须,追寻一只肥胖的虫子。它也一定卧在湿漉漉的草丛里,倾听过大地的心声,从星球的另一端传来的遥远的声响;或者仰望星空,追逐一颗亿万光年前的星星瞬间划过的痕迹。一只鸟从不关心人间的事。一束离开了泥土的草,也不关心身后的事。它只偶尔怀念过去,追忆一生中葳蕤繁茂的夏日,它曾与无数株草站立在大地上,迎接每一个晨雾弥漫的黎明,也送走每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

一株草与另一株草会说些什么呢?在秋天的打草机进驻以前,它们从未离开过脚下丰茂的草原。许多年前,它们的种子被大风无意中刮到这里,便落地生根,并与另外的一株草生死相依。成千上万株草,被神秘的力量聚合成宇宙星空下起伏的汪洋。没有人关心一株草与另外的一株有什么区别,甚至它们的名字,是叫针茅还是冰草,也无人知晓。只有母亲般苍茫的大地,环拥着无数棵草,从一个春天走到另一个春天。

在乌兰浩特,两株草依偎在一起,在春天的阳光里亲密地私语。它们说了很多的话,仿佛要将前世今生的思念,全在这个盎然的春天说完。这样,当它们被打草机带走,去往未知的庭院,一生永别,就可以了无悲伤。一朵弯尾即将绽放,它在两株草的情话里有些羞涩,于是它推迟花期,只为不爭抢这份爱情的光环。途经此地的人们,会惊喜地发现,无数的草汇聚成一条黄绿相间的河流,伸向无尽的远

# 与落花相伴

耀下,被仓惶地展览、漫不经心地注视。

流水的中断,朝代的更迭,以及故土的分崩离析,使得它们不得不委身于此。当失掉存身的空间后,时间也随之凝结。

我所居的城市,也是7000年马家浜遗址所在地,从那里出土的红衣陶器、玉器、兽骨和鱼骨至今仍保存在本地博物馆。有一年春天,我无意中闯入那个被油菜花和田地包围的荒野郊外——当年的挖掘现场,如今依然荒草萋萋。绕过丛生的荆棘,侵道的野草野花,我走在长长的条石路上。石条掩映在荒草丛中或庄稼地里,上面布有圆形孔穴,好似先人手工劳作之遗留物。

不远处,遗址腹地上,竖立着九根图腾柱,中间一柱为醒目的石铁造型,其余木柱也无一柱相似。成片的庄稼地、丛生的荒草中,它们的出现宛如神迹,让人惊异。近前细看,上面的刻纹、图案、装饰,带着古老的巫语,又好似风雨中天然生成。我想起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巨石阵。它们被英国作家哈代写入长篇小说《苔丝》中。同名电影里,那个叫苔丝的姑娘在杀死她悲剧命运的制造者后,与爱人克莱尔逃至那里,黎明之前,他们之间有一段关于巨石阵来源的对话。

江南的乡野大地上,九根木质图腾柱直指湛蓝天穹,仿佛亘古以来便已存在,并永远存在下去。

还有石碑,还有碑身上的神人兽面像,看似遗址里出土的“兽面形陶器耳”,双瞳大眼,粗鼻上翘,张口呈吼叫状。

遗址现场,朴拙的条石路、木质图腾柱,还是神人兽面像……这些并不是来自远古的遗留物,而是当代雕塑家陆乐的作品。它们屹立在考古发掘现场,经受阳光滋润,风雨侵蚀。它们的存在,隐晦地,将此刻与过去的肉眼不可见的世界接续上,代替那些进了博物馆展厅里的文物,继续守护和看

方。荡漾的水面上,还夹杂着去年冬天残留的一点雪白。春风掠过乌兰浩特,两株草发出细微的碰撞,仿佛柔软的手指抚过颤抖的肌肤。要等到夏天,归流河化为脱缰的野马,在草原上撒欢奔跑,两株草的爱情才会迸发出更热烈的声响。它们根基缠绕,枝叶相连,舌尖亲吻着舌尖,肢体触碰着肢体。它们在无遮无拦的阳光下歌唱,它们在漫天星光下歌唱,它们要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如果秋天没有抵达,两株相爱的草并不关心牛羊踩踏或者啃食它们的身体,只要一阵风过,它们又施了魔法般恢复如初。它们在疯狂地生长,它们也在疯狂地相爱。它们要将这份爱情,告诉整个草原。

可是,秋天还是来了。它从未在这片大地上迟到。每年的八月,夏日的欢呼还未结束,旅行的人们还在涌向乌兰浩特。阿尔山云雾氤氲的天池里,也映出无数行人的面容。就在这个时刻,打草机列队开进草原。两株草即将分离,它们茎叶衰颓,容颜苍老,但它们依然没有哀愁。风慢慢凉了,深夜隔窗听到,宛若婴儿的哭泣。两株草在夜晚的风里温柔地触碰一下,便安然睡去,仿佛朝阳升起,又是蓬勃的一天。死亡与新生在大地上日夜交替,一株草早已洞悉这残酷又亘古的自然法则,所以它们坦然接受最后的生,正如它们坦然接受即将抵达的死。

此刻,我途经乌兰浩特,看到星罗棋布的草甸,安静卧卧在草原上,仿佛群星闪烁在漆黑的夜空。一生中它们第一次离开大地,踏上未知又可以预知的旅程。一株草与另外的一株,被紧紧捆绑在一起,犹如爱人生离死别的姿态。秋天的阳光化作细碎的金子,洒满高原。泉水从绵延起伏的山上流淌下来,在大地肌肤上雕刻出细长深邃的纹理。空气中是沁人的凉,牛羊舒展着四肢,在山坡上缓慢地享受着最后的绿。

我们将去旅行。一株草嗅着熟透了的秋天,对另一株草深情地说。

是的,我们将穿过打草机、捆草机、车厢、草叉、牛羊的肠胃去旅行。另一株草看着高远的天空平静地说。那里,正有大朵大朵的白,在幽深的蓝色海洋上漂浮。

最终,我们还会回到曾经相爱的大地。那时,我们的身体将落满干枯的牛粪,绽开烂漫的花朵,也爬满美丽的昆虫。它们这样想,却谁也没有说。

我注视着这一片秋天的山地草原,知道冬天很快就要到来,大雪将覆盖所有轻柔的絮语。而后便是另一个春天,那时,会有另外的两株草开始相爱。就在过去两株草曾经栖息的家园,它们生机勃勃,宛如新生。

护着这片土地。

这个位于荒草丛中、庄稼地里的雕塑群,题为《痕迹》。

雕塑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既是对过往时间的总结,其本身也处于时间的永恒流逝之中。它与落花相伴,也与流水为邻。它是时间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当博物馆展厅里古陶器和古玉器上留存的声音日渐式微,人们从荒草丛中、从遗址现场的图腾柱上,或许可聆听到先人静默的歌吟。

这之后,不同的季节里,我都去过那里。

有一次,我甚至在庄稼地里迷路了,或远远地看见屹立の图腾柱,却怎么也无法靠近。而每一次,经重重寻觅之后的猝然相见,常有怦然心动之感。那种感动,人大概只有在自然中才能获得。

一个野生的环境,不断生长的空间,随处弥漫的声响——它们来自尘埃深处,源于死去生物的鸣唱。发生在那里的一切,不会过时,永不消失。

遗址,既为痕迹,也为重要的现场。

而所有艺术活动,其宗旨大概就在于如何从现场出发,将自身生在纳入时间流逝的缓慢进程中。从遗址出身,再去博物馆观看展览物,一切似乎都变得不一样了。

具体到写作,如何与遥远的过去发生关系,便成了所有叙述活动的出发点。那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人一旦进入创作中,便是逐步回到往昔的怀抱,让网罗奋力撒向记忆的大海,去打捞沉睡中短暂而微弱的瞬间。

总是这样,我们送走流水,又回到流水的身边。

## 春花烂漫(组章)

□关福财

梅花,永不凋落的意象

梅花开启芳唇,如梦如幻,宛如轻盈飘逸的飞天,引出季节高处的柔软,道破花蕾挣脱紧紧束缚的寒。

尘世上的万物不仅是时间的注解,更是时间的主角,给时间以存在的意义。万物与时间,其实就是河与岸的关系。次第绽放的梅花,正如起伏的涛声依次拍打着岁月的岸。我坐在岸边摆渡心河泛起的微澜。

梅花的绽放与料峭的春寒相伴,倾听一万句风雨的激励,也不如自己打开一片命运的花瓣。每一朵都是我仰望的一座心灵芳园、一面远行的风帆。

我和梅是这片时空里互为抵达的意象。每一朵都在唤回一个个词语迷途的慌乱,这些花朵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作为形容词的叶片正推敲修饰春天的恰当空间。

若有风,就拂面而来;若有雨,要如春风般柔细轻软。那一缕缕湿润的梅香,让长久的等待有了深情的回望。

面对辽阔的岁月,我不敢自诩渐老与沧桑,只言人间无限春光。

桃花,让爱再一次起航

桃花如潮涌过来,一浪接着一浪追逐着心跳。

我默默地凝望,不敢触碰其中的任何一朵,怕碰落的不仅仅是花瓣,更有灿烂背后的一路心酸。

年过不惑更喜沉默。不想再做花的角色,只当春天的使者。余生甘愿做叶子的事业,行走四季,安托岁月的冷暖。让熟悉的日子,不再是盛宴后的狼藉与寂寥。

满树的桃花,沿着岁月的河流,浩浩

荡荡千帆竞发。风吹岸边那久久的凝视,蓦然回首青春竟是无法抵达的天涯。

这个春天,我又一次身不由己地爱上了这个低处充满烟火的人间,爱上擦肩而过每一张绽放的笑脸,顺便也真心地爱一次自己作为人间的过客。

但愿每一朵桃花都不会嘲笑我,爱的过于直白和简单。此时,只想任性地虚度一次这段午后的时刻,静静地呆坐,一点一点地看着桃花瓣上漫长的日落。

梨花,芬芳一轮皎洁的梦

梨花,春天唯一允许不必融化的雪,她们的白超越季节,压低枝头暗香的摇曳。

无情的岁月被一只燕子掀开细雨的帘帷,多情的梨花满脸的泪,风含千朵花只为春日醉。

人间留得住,唯是草木心。梨树上绽放的是人间的美学,春光不负万物的轮回。

在一树梨花前,我的欲望开始收敛,粗糙的文字不再描写恣意的狂野,用一朵花抚慰今夜的梦。

窗外花已睡,只有暗香醒。夜里的花朵发出甜美细微的新声,花朵里睡着静谧安详的世界。

梦里已忘是人间客,醒来却见月摇一枝婆娑,月是梨花内心的盈缺。

风拈花枝,花不语。月光是时空永不寂灭的白羽,栖落于梨花之上。

今夜被千盏梨花照亮,最大的那一朵叫作明月。梨花的祝福是挂满枝头人间的笑靥。

花说,我的梦是盛开的一轮皎洁。月说,我的梦是漂泊的万朵芬芳。



# 父亲的二十四节气

□王纯

父亲是农民,二十四节气在他的生活中起到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

可以这样说,他对什么阴历、阳历以及一年十二个月、今天星期几之类概念比较模糊,唯独对二十四节气了如指掌。他经常犯糊涂:“今天几号来着?”但如果问他现在是什么节气,他会脱口而出:“立春第五天!”“惊蛰第七天!”他的回答,准确无误,而且语气里透出几分得意。二十四节气都在父亲心里装着,他成竹在胸,底气十足。二十四节气,如同二十四幅画,是父亲生活长廊里收藏的珍宝。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歌谣,是父亲教给我的。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是父亲把他了如指掌的二十四节气编成了歌谣。父亲哈哈大笑,说:“我可不会编歌谣,二十四节气是老祖宗的智慧和经验,我不过是学会了用来指导咱们种庄稼。年年跟着节气走,日子越过越富有!”

二十四节气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反映了自然节律的变化,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二十四节气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而且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知识父亲是说不上来的,但他比我更懂得二十四节气的意义和魅力。父亲关注二十四节气,他对气温升降以及物候变化极为敏感。我有时候觉得,他比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和鸟兽鱼虫还要敏感,能够捕捉到节气变化的每一个细微信息。当然,父亲也会通过万物的变化来印证节气的规律。从这